

离别与期盼

罗艳(微山)

那个午后,阳光炽烈得几乎要将柏油路融化。我紧握着发烫的手机,一遍遍刷新着页面,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。终于,屏幕跳转——儿子已被喀什大学录取!瞬间的狂喜如电流般窜遍全身,然而,这喜悦尚未在心头站稳脚跟,一股汹涌的不舍便如冰冷的潮水,迅疾地将我吞没。

之前,本想让儿子选择一所离家近的大学,可他的话语坚决:“妈,我长大了,想去远方看看,不能总躲在你们的树荫下。”那一刻,我怔住了。失落与欣慰交织,却又不得不承认:曾经需要我俯身牵手的幼童,已然抽枝散叶,渴望独自迎接风雨阳光。

从幼儿园起,他便跟在我身边,懵懂地走进公益的世界:小手用力推着残疾人的轮椅,踮脚将攒下的压岁钱塞进募捐箱,安静地依偎在孤寡老人膝前听故事……寒来暑往,十余载光阴,竟在这条播撒微光的路上悄然走过。一颗幼时便深埋于心的善良种子,在爱与行动的浇灌下,早已破土而出,如今亭亭如盖,枝繁叶茂。

提笔写下这些字句,夏日的蝉鸣格外聒噪。这个终将逝去的暑假,像一个醒目的分水岭。想到此后经年,家中将少了他雀跃的身影,餐桌上会缺了他的谈笑,我的心便像突然缺了一块,空落落地疼,弥漫着无言的怅然。

然而,凝视着记忆中那棵日渐茁壮的小树苗,不舍的潮汐渐渐退去,沉淀下更为深沉的领悟。孩子啊,你终非温室里的盆栽。家,是你扎根的土壤,是风雨中的港湾,却不应是束缚你伸展枝桠的藩篱。你这棵小树苗,终要飞向属于自己的苍穹,在那里,长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。

儿子,就让这个蓄满了离别与期盼的夏天,成为你生命之树新的年轮吧。愿你从喀什这片热土再出发,在大学广阔的天地里,始终葆有那颗向光、向善的本心,慢慢地长成一棵枝干遒劲、绿意盎然的参天大树,绽放出生命最挺拔、最温暖的光芒。

蝉声渐远

田新柱(嘉祥)

夏日的午后,走在小区林荫道,忽觉蝉鸣稀疏。这断续的鸣叫浮在燥热空气里,远不如记忆中铺天盖地。于是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西大路两旁的榆树,便从记忆深处浮现。

那时的榆树,高大得仿佛要刺破青天。树干粗壮,树皮皴裂如老人手背,却撑起一树浓荫。蝉们栖身其间,鸣唱如潮水汹涌,从这棵树滚到那棵树,几里地外都真切可闻。

傍晚蝉声渐歇,正是我们忙碌时。提了玻璃罐子,三五成群钻向榆树下。蝉蛹正笨拙地从土里向上蠕动,黄褐身体,镰刀般的前爪,黑亮眼睛在暮色中闪着奇异的光。一晚上手脚麻利的能捉上百只。母亲用盐腌了,热油一炸,便是酥脆的美味。每每想起,舌尖仿佛还萦绕着那焦香。

最难忘雨后乡村。泥土蒸腾着腥甜气息,榆树叶洗得油亮,蝉声暂歇,唯有屋檐滴水嘀嗒作响。我们专踩水洼,看水花四溅,惹来大人责骂也乐此不疲。

而今,空调外机嗡嗡低鸣,淹没了微弱的蝉吟。孩子们蜷在空调房玩手机,不识榆树,未闻蝉蛹香。时间如无声的河,裹挟了太多——下地铲草、乘凉数星、河里扑腾的日子,连同整个八十年代的乡村,早已沉入记忆河床。

偶尔梦中,我仍走过那条大路。榆树参天,蝉声震耳。我拎着给姥姥的红糖,蹦跳前行。路无尽,日不落。醒来,枕边一片濡湿。

蝉声渐远,童年渐远,乡村渐远。唯有记忆,如榆树皮上的空蝉蜕,伶仃悬在时光的枯枝梢头。

单身宿舍的夏夜

任广彬(任城)

二十多年前,我尚未成家,在济宁城区古运河畔的单身宿舍里,度过了无数个闷热的夏夜。那段时光,至今想来,依旧鲜活难忘。

那是一栋与单位车间相连的三层红砖小楼,坐西朝东。我住的房间在二楼最南端,十平方米的空间里,硬生生塞下三张单人床和一张旧木桌。盛夏时节,屋里活像个大蒸笼。

夜色渐浓,暑气未散。单位澡堂冬天才开,无奈之下,我换上大裤衩,肩搭毛巾,手端脸盆,趿拉着拖鞋,踱步到车间门口冲澡。洗手池裸露的铸铁水管,被烈日晒了一整天,摸上去滚烫,俨然成了个小热水器。拧开水龙头,带有余温的水“哗啦啦”冲入盆中,举盆兜头浇下,酣畅淋漓!

回到蚊帐内,头顶的小电风扇“吱呀呀”转个不停,送来一丝丝微弱的风。我或坐或卧,手指习惯性地捻着书页边角,沉浸在字里行间。窗外,蝉鸣声与风扇的“吱呀”声交织,谱成夏夜特有的“二重奏”。

酷热实在难耐时,我便夹起凉席爬上楼顶天台。躺在星空下,运河水流声隐约可闻,夜风拂过,周身的燥热也渐渐消散。

后来,我也成了家,搬出了那间宿舍。再后来,单位搬迁,古运河畔的老厂区被高楼林立的居民区取代,旧日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。

如今,每当我伏案写作,那些夏夜的画面便清晰地浮现眼前:蚊帐里摇曳的灯光,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钢笔在稿纸上划过的轻响……那些夜晚无声地教会我:在生活的燥热与喧嚣里,唯有坚持与热爱,才能让梦想在黑暗中悄然生长,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我心中的微山湖

程海港(微山)

我生在微山县,幼时却未曾见过湖与山。观湖游山的念想,便成了萦绕整个童年的梦。

后至县城工作,方见识母亲湖的波澜壮阔。她以宽广胸怀,沉淀着峥嵘岁月,接纳着新中国的建设者——无论是本土儿女,还是远方来客。而横亘湖心的二级坝节制闸,时刻提醒着后人勿忘第一代建设者的艰辛:他们以一代人之肩,建成了包括白马河治理、二级坝在内的工农业根基,为日后的腾飞奠基。

再后来赴湖西工作,每日必经二级坝。登岛上船,方得以细细品读湖中的水、鱼、花、草……以及那些勤劳朴实的“湖里人”——人人一张被湖风水色浸染的古铜色脸庞。连接二级坝的公路,堵至深夜是常事,我总下车凝望夜幕下的湖。万籁俱寂,劳作了一日的湖面归于深沉平静。夜色朦胧,唯见远方点点渔火明灭,偶有鱼儿跃水的轻响。微风拂过,岸边的树、湖中的苇,在波浪无声的指挥下,合奏着醉人的交响。湖水闻之似也激动起来,月光下,无数粼粼波光排成整齐队列,如闪亮的军团般向前涌去。

在湖西的十年,才算真正走进了微山湖的怀抱。走街串巷,登岛上船,熟悉了人们的喜怒哀乐,也渐渐读懂了湖的深邃。年迈的村支书常叼着旱烟袋,烟雾缭绕间,将往事悠悠道来。湖水荡漾,曾映照陈毅元帅夜渡的雄姿;蒹葭苍翠,曾见证铁道游击队的英勇;十八弯水路,铭记着出嫁女儿花船上的喜悦……

离开湖西多年,遇见乡亲,依旧如邻里般絮叨家常。梦中常回那片熟悉的湖光水色,一张张饱经风霜却温暖的笑脸随波荡漾,诉说着往昔的情谊。是啊!微山湖永驻我心,我又何尝不曾深深印在微山湖的心底?

旧时光

靳于燕(任城)

记忆深处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如窖藏老茶,越沉淀,越散发出温暖质朴的醇香。

暮色初临,村子便苏醒了。一声“邻村放电影啦!”的呼喊,如春风滚过麦浪。男孩抄起手电,女孩扎紧发辫,人群涌向村口。土路上人影绰绰,光束惊起草从蟋蟀。晒谷场上银幕高悬,人们挤坐在长条板凳上。光影流转间,目光却常被叫卖瓜子的老汉,前排晃动的脑袋牵走。散场时月色正浓,大人打着哈欠归家,孩子却深陷剧情,在月光下追逐笑闹,模仿着英雄的招式。

白昼的乐趣更是无穷。女孩在树荫下跳皮筋,清亮的歌谣“小皮球,架脚踢,马兰开花二十一”声中,身影在皮筋间灵巧翻飞。男孩推着铁环,铁钩引着那叮当作响的铁圈奔走,滚得又稳又快者赢来阵阵喝彩。鸡毛毽子上下翻飞,偶一失脚飞落屋顶,便只能眼巴巴盼着大人搭救。

最令人心痒难耐的,莫过于爆米花开炉那声“砰”的巨响。孩子们如离弦之箭冲向烟雾缭绕处。锅盖掀开,白雾升腾,金灿灿的爆米花瀑布般倾泻而出。大家举着搪瓷缸子踮脚争抢,生怕错过那份香甜酥脆。捧一捧热乎乎的爆米花坐在草垛上,看夕阳将流云染作橘红,小小的幸福便悄然漾开。

如今,旧时光已悄然远去,但关于那时的记忆却愈发清晰,每每忆起,嘴角便不自觉上扬,心中漾起融融暖意。

夏天的云

茶心(太白湖新区)

夏天湿度大,天气多变,云也千姿百态。

一次送人至高铁站,归途抬头,天空美得动人。左上方那团云,像展翅的大鸟,又似飘舞的仙女衣袖,还像舞动的千手观音。它静静悬停,却蓄满动感。

车行环城高架,视野开阔,天空气象万千。东面的云层峦叠嶂如雪山;南面的云波涛翻滚似大海,浪花处处;西边的云,有的如棉絮,有的像奔跑的动物。

再回头望那片云,“大鸟”已变形——伸出长颈、小巧的头和尖喙,活脱脱一只完整飞翔的大鸟!可不过几分钟,鸟形消散,只剩一片巨大的“羽毛”孤悬高空。此景不由得令人想起杜甫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的诗句。

云随风舒卷,常被赋予灵性,象征自由、超脱或游子飘零。诗中读云,更感自然和谐:“去留无意,望天上云卷云舒”是淡然;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见豁达;“浮云游子意”诉说着眷恋。云影流转,映照人心。

春云薄,秋云淡,冬云轻飘。唯有夏日的云,最是厚重,层次最丰,变化也最精彩纷呈。

沁园春·唐王河赏荷

王相雷(邹城)

岸锁烟光,水漾清涟,风动绿裳。看芙蓉叠叠,擎珠泻玉;琼茎斜立,傲对残阳。鸥鹭眠沙,菖蒲锁岸,隔岸蝉吟送晚凉。凭栏久,正诗怀欲吐,暮色涵香。

天然品格孤昂,算唯有濂溪识此肠。自浊流挺秀,冰心未改;清波弄影,素志高扬。风掠荷丛,波摇玉佩,恍见湘妃理素裳。徘徊处,叹此身谁似,独抱幽芳。